

# 死刑之后

余以键——作品



午夜凶铃，神秘电话，冰箱中的尸体残肢……  
究竟要怎样，才能摆脱亡者带来的多重杀机？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 死刑之后



余以键 著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死刑之后 / 余以键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387-4175-9

I. ①死… II. ①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3 ) 第057884号

**出 品 人 陈 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章 伟**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死刑之后**

余以键 著

---

出版发行/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130011

总编办/0431-86012927 发行科/0431-86012939

网址/[www.shidaicn.com](http://www.shidaicn.com)

印刷/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700毫米×980毫米 1/16 字数/216千字 印张/17

版次/2013年4月第1版 印次/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29.80元

---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 目录

序幕

001

第一章 诀别后的阴影 005

第二章 深入停尸房 019

第三章 女人之谜 033

第四章 月下花园 049

第五章 入殓师在行动 063

第六章 危情暗流 079

第七章 夜半电话 095

第八章 别墅惊魂 111

第九章 轮椅上的男人 123

第十章 黑夜逃生 139



# 目录

|      |           |     |
|------|-----------|-----|
| 第十一章 | 狼狗凶猛      | 155 |
| 第十二章 | 灵慧寺之夜     | 171 |
| 第十三章 | 冰柜女尸      | 189 |
| 第十四章 | 夜闯精神病院    | 207 |
| 第十五章 | 暗号已经发出    | 223 |
| 第十六章 | 罪恶的诱导     | 239 |
| 第十七章 | 迷雾散时，铁门关上 | 253 |

## 序幕

早上八点四十五分，殡仪馆里突然异常安静，就连过道上“咕隆咕隆”滚过的运尸车也停了下来。皮贵突然感到异样，便走出遗体整容间四处张望。狭长的过道上空无一人，而过道的尽头却突然出现了站岗的武警。皮贵走了过去，武警看了一眼这个瘦个子、身着白大褂、脖子下吊着口罩的年轻人，却并没有阻拦他的意思。

走出过道便是一大片空地，皮贵看见空地两侧都停有警车，殡仪馆大门处的武警更多。空地中央站着一大群干部模样的人，殡仪馆的办公室主任兼业务主管也在其中。主任姓王，五十多岁便已秃了头，因此皮贵等人私下都叫他秃主任。

秃主任抬头时看见了皮贵，便冲他叫道：“皮贵，回房间里去！”

皮贵没动。秃主任走了过来，压低声音说道：“这里清场了，赶快回去！”

也许是知道皮贵这人对外界的事向来愚钝，且性子又犟，秃主任只得拉着皮贵的胳膊走进了旁边的一间小屋子。关上房门后，秃主任才松了口气说：“一小时之内，我们所有的员工都必须待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得随意走动。”



“为什么？”皮贵问道，眼睛却看着停尸台上那具等待整容的尸体，好像他在向死人发问似的。

“邹副市长被枪毙了，马上就要拉过来火化。”秃主任说这话的时候嗓子有点发紧，“唉，真是梦一场呀，自己死了，老婆也进了监狱。”

皮贵“哦”了一声，秃主任趁机教训他道：“我说皮贵呀，你这人不读书不看报，这桩受贿几千万的大案子闹了都两年了，你怎么像不知道似的，以后得加强学习才行。”

秃主任走后，皮贵便戴上透明的薄膜手套开始工作。今天的第一具遗体整容工作很简单，死者只是眼睛没闭上而已，这通过面部按摩很快便可以解决。皮贵得尽快做完这项工作，因为下一具遗体是一个死于凶杀案的男人，面部恢复需要下大功夫才行。不过，皮贵的遗体整容术在这座城市首屈一指，就是颅骨破碎、面部缺损的遗体，在他手下也能神奇地复原。正是因为拥有这一绝活，殡仪馆的领导也才会常常让他三分。

然而，今天的遗体整容台上，那双圆睁着的眼睛却一直未能闭合，因为皮贵的按摩老是不得要领。他干脆停了下来，坐到旁边的木椅上发起呆来。

“邹小雪……”皮贵在发呆中不禁念出了一个女生的名字。小雪生得优雅娴美，又是副市长家的独生女儿，学校里的优秀男生都将她爱在心里，却没人敢越雷池半步。皮贵离“优秀男生”的标准尚差很远，所以对小雪连“爱在心里”的资格也没有。有次上课时，正在走神的他被老师大声喝问：“皮贵，你老往窗外看什么？”他在慌乱中站起来回答老师道：“我在看小雪。”当时窗外确实下着雪，但同学们仍然为他的回答哄堂大笑，坐在前排的小雪也红了脸。下课后，皮贵被几个男生逼到墙角狠揍了一顿，还对他丢下一句话：“看小雪，你也配？”



为了让这个孤儿有出息，姑母花尽了一生的积蓄将他送进了这所全市有名的重点中学。这里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有着显赫的家庭背景，皮贵进学校后才认识到自己的下等人身份。同学们很快便开始叫他“皮蛋”，甚至是“臭皮蛋”，他也只能点头应允。读到高中一年级时，姑母的痛风老毛病发作，病倒在床。姑父在一家小餐馆当厨师，还要供养正在读大学的女儿，家里一下子穷得连牙膏也买不起了。早上刷牙，用牙刷蘸点盐就凑合了。皮贵不顾姑母的哀求退了学，他要挣钱为姑母治病。他去建筑工地打工，挣钱少不说，包工头还嫌他是小孩子力气小。在工地上听人闲谈，说在殡仪馆火葬场做事挣钱多，他便跑到殡仪馆求职。当时接待他的就是这个秃主任。秃主任看着这个十六岁的瘦弱少年，有些犹豫地说：“你太小了吧，以后会有人说我们雇用童工，我们可担当不起。”皮贵便拍着胸脯说：“没问题，我快满十八岁了。”皮贵就这样在殡仪馆留了下来，开始做搬运尸体的工作，不久后便被这里的一位老入殓师收为徒弟。他在这方面极强的天赋很快显露出来，如今，老入殓师早已去世，而他则成了这里的入殓整容第一人。

现在，躺在停尸台上的遗体是一位老妇人，据说她死时，在国外的儿子没能赶回来，所以死不瞑目。皮贵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发呆，身体像被冻住了似的，只有脑子在飞速转动，小雪的身影像电影画面一样在他眼前不断闪现。也不知过了多久，他艰难地站了起来，打开房门，看见外面的警戒不知何时已经解除了。他沿着过道来到了秃主任的办公室，秃主任正拿着一个面包，显然今天早上的事来得太急，他直到此时才能悠闲地松一口气。

“已经烧了吗？”皮贵问道，显然是指那位有名的副市长。

秃主任吞下一口面包后说：“烧了烧了，连骨灰都出来了。”

“家属来领骨灰了吗？”

“还没呢。”秃主任说，“他在国外留学的女儿已回来几天了，可能下午会来领骨灰吧。”

“我下午要请半天假。”皮贵的话不像是申请，倒像是不容置疑。

“那怎么行？”秃主任叫道，“你今天要给四个人整容，都是明天要开悼念会的。”

皮贵强硬地说：“我不管，总之今天下午要休息。”

秃主任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休息，做什么去？”

“我要去给今早那个死刑犯的女儿送束花。”

秃主任几乎是跳起来吼道：“你疯了！给死刑犯的女儿送花，这可是政治问题呀！还有，你和他女儿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中学同学。”皮贵平静地说，“去给她送一束花，让她节哀，这不犯法吧？”

“哦，”秃主任脸上吃惊的表情仍未散去，“这……这事我得向上级领导汇报后再定。”

“那你汇报去吧，总之我请假了。”皮贵丢下这句话后便出门而去。殡仪馆里就设有购花处，皮贵去那里买了一大束黄色的小菊花，又让人在黄色的缎带上用毛笔写下了“小雪节哀”四个字，然后便去骨灰领取处坐了下来。虽然才时近中午，但小雪什么时候来也说不准，他决定就在这里一直等。

皮贵捧着花坐在那里，心里念道：小雪呀，我们现在平等了吧。我是一个孤儿，你也算半个孤儿了，这距离已很小了啊。我要直接地、正面地看着你，和你说话，还要把花送到你的手上……

想到这些，皮贵激动得身体微微发颤。这是他一生之中最幸福、最眩晕的时刻，他望着骨灰领取处进进出出的人影，幸福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 第一章

### 诀别后的阴影

可是，几天后，还来得及吗？小雪在这几天会出什么事呢？皮贵急得一拳砸在停尸台上，震得那具尸体动了动，仿佛要张口说出什么秘密来。

### 1

林荫街9号是市委市政府的宿舍区，人们俗称这里为市委大院。一周前，小雪拖着行李，戴着墨镜低头回到这离别了三年的家时，陪同她的法院人员让她待在家里别动，因为可能会随时通知她去与父亲见面。第二天早上六点，家里的电话响了。半小时后，法院的车接她去了监狱。七点十五分，她隔着钢化玻璃与爸爸见面。从那开始小雪就坠入了一场梦魇。这梦魇足足缠绕了她五天五夜，在家里的床上清醒过来时，竟恍然不知身在何处。

家里的保姆魏阿姨告诉她说：“你这几天像是丢了魂似的。醒着时像木头人，喝粥喝奶都要我喂你，而睡着后就不停地喘粗气，还一阵阵地惊叫……”

小雪说：“真的吗？我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

小雪能记起的情景云遮雾罩。穿着囚衣的爸爸站在玻璃那边，脸上的胡须都被刮得很干净了。她叫了一声“爸爸”，如果不是两个女法警扶着，她一定已经跌倒在地了。她说：“爸爸，我给你带西服来了，



还有一双皮鞋……”

爸爸在玻璃那边早已是泪如雨下。五分钟的生离死别转眼就到，最后响在她耳边的声音是：“小雪，爸爸对不起你。你要好好生活，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以后，你要常去看望你妈妈，她出狱后你要为她养老……”

这以后的事，小雪就没有记忆了。她在无底的深渊中坠落、坠落，深渊的一面是玻璃，她说：“爸爸，我摸摸你的脸好吗？就像小时候那样。”爸爸将脸靠近了玻璃，她用手在玻璃上摸着。她感到手心先是冰凉，接着发热发痛，她看见鲜血从手心里流了出来。爸爸的声音说：“这孩子，三岁了在家里还摔跤，要是是个小子的话，早已满院子飞跑了。”妈妈的声音说：“你就知道小子，雪儿的手都碰破了，你怎么不心痛？”

接下来，她继续在深渊中坠落，后来被一些云雾托住，软软地，托着她飘。时间和空间都模糊不清，突然，一个身着白大褂、戴着大口罩的医生出现在她的床边。那医生用手摸她的额头，又让她张开嘴，用压舌板压住她的舌头说：“啊，啊。”她便跟着叫“啊”，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已气息奄奄。

这个医生面目不清，但长得人高马大，声音浑厚。他说：“你跟着我说话，我看看你的意识还清不清醒。”他轻声说，骏马扬蹄。她说，骏马扬蹄。他说，马到成功。她说，马到成功。他说，万马奔腾。她说，万马奔腾。突然，医生提高声音问道：“马、马在哪里？”她用细若游丝的声音重复道：“马、马在哪里？”医生着急地说：“这句话我不要你重复了，你回答我，马在哪里？”双眼微闭的她对医生的意思没有什么反应，仍然喃喃地重复道：“这句话我不要你重复了……”她似乎看见那医生垂头丧气的样子。很快，那医生便像水蒸气一样消失了。

小雪完全清醒过来的时候，看见保姆已坐在她床前，便问：“魏阿姨，我迷糊多久了？”魏阿姨说：“五天了。真是吓人，又是昏睡又是

说胡话。扶你坐起来，你也是两眼发呆。把牛奶吸管放进你嘴里你也不动，要不停地对你说吸、吸，你才会慢慢把它吸完。”

小雪起了床，慢慢地走到客厅里。五斗柜上放着个巴掌大的小相框，里面是爸爸生前的照片，照片前放着一盘水果。

“爸爸……”小雪一下子哭了起来，身子一歪，跌坐在沙发上。

魏阿姨红着眼圈说：“你放心，你爸爸已经入土了。你舅舅在你爸爸死后第二天才赶到，去殡仪馆领了骨灰，已带回老家安葬去了。舅舅说家里最好不要设灵堂，我去买了点水果，放在他以前的照片前，这不算灵堂吧？”

“魏阿姨……”小雪叫了一声，哭得肩膀也抽搐起来。

魏阿姨说：“别哭了，我给你炖了鸡汤，待会儿喝一点补补身体。”

小雪泪汪汪地说：“谢谢你一直照顾我，还请了医生来看我。”

“医生？”魏阿姨吃惊地说，“这几天我没请医生来过家里呀。我知道你睡几天就会好的。如果请医生的话，惊动了这大院里的人总是有些不妥的。”

家里没来过医生？小雪犯迷糊了，那医生和我说话的场景是我的幻觉吗？她回到卧室，看着自己的床和床前的椅子。突然，她在床头柜上拿起了一个小东西，这是医生给病人用的压舌板。魏阿姨跟了进来，看着这个压舌板说：“家里从来没有过这种东西呀，哪儿来的呢？”

小雪的喉咙里“啊”了一声，仿佛那医生正用压舌板压住她的舌头。还有那一连串关于马的说法，“马在哪里？我不要你重复我的话……”这是一个可怕的梦魇，那压舌板从梦魇中跑到了她的床头柜上。

魏阿姨说：“管它呢，别站在这儿发愣了，去后园里透透气，精神会好一些。”



在这里种花草了。她之所以还留在这里没回她的老家，是因为小雪她妈从家里被带走时对她说过：“你要留在这里，这个家总还得有人照看。”魏阿姨点头答应。她留了下来，等待着这个家庭无法预知的最终结局。

小雪来到后园，看着杂草丛生的破败景象，鼻子禁不住又有些发酸。突然，她看见栅栏边斜放着一大丛黄菊花，便问魏阿姨道：“哪儿来的菊花？”魏阿姨说是她舅舅去领骨灰时带回来的。魏阿姨认为殡仪馆里的祭品不应该往家里带，便把它放在后园里了。

小雪心里一阵发热，便问：“谁送的菊花？”

魏阿姨说：“不知道，这花是和骨灰放在一起的，你舅舅就一起带回来了。哦，那缎带上还有字，你去看看写的什么吧。”

小雪走过去捧起那束菊花，将弯曲的缎带展开来看，“小雪节哀”四个大字让她的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

不识字的魏阿姨在一旁问道：“那上面写的什么呀？”

小雪没有回答。魏阿姨看见她湿漉漉的脸上又有了些许笑意，莫名其妙地摇了摇头，说了声“这孩子”，便转身进屋去了。

傍晚，小雪喝了点鸡汤玉米粥，精神好多了。魏阿姨从厨房出来，看了一眼插在花瓶里的菊花便说：“小雪，你怎么把那东西放进客厅来了？从殡仪馆拿回来的东西不能随便拿进屋的。就是放在后园里，我晚上出去丢垃圾也还觉得冷飕飕的。”

小雪说：“怕什么，你这是迷信。如果你实在害怕，我就把那花放到我卧室去好了。”

魏阿姨大惊失色，连声说要不得、要不得。可小雪并不理会，起身把那个大花瓶搬走了。听见小雪关上卧室房门的声音，魏阿姨倒抽了一口凉气。

夜里，魏阿姨没睡着，一直强迫性地听着小雪那边的动静。开始很

安静，后来有一阵低低的哭声，再后来就什么声音也没有了。魏阿姨正要睡觉，突然听见从小雪的卧室方向传来“砰”的一声，仿佛是什么东西掉在地板上了。魏阿姨赶紧起身，轻手轻脚地来到小雪的卧室门外，里面又一点声音也没有了。她正犹豫着要不要敲门问问，屋里突然传来“啊——啊——”的声音，是医生用压舌板压住病人舌头发出的那种声音。看来，小雪又做噩梦了。

魏阿姨侧脸望了望客厅里的挂钟，正是凌晨两点十五分。

## 2

就在小雪梦见被医生检查的这天夜里，皮贵正在殡仪馆的整容间里工作。皮贵是个老实人，他已决定明天去市委大院门口等小雪，可工作又不能落下，于是在夜里加班。这样，秃主任那边也没话说。

皮贵这几天总是梦见小雪。尽管是梦，但醒来后仍很兴奋。他看见小雪上中学时的样子，上身穿白色短袖T恤，下面是碎花长裙。他在梦中和她说话了，甚至还闻到了她身上和长发上散发出来的幽香。可惜的是，那束花没能当面送给小雪。不过，他一定要见到她，看看她，和她说说说话，这样，他这辈子也值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皮贵已站在林荫街9号的大门外。他没敢太靠近大门，因为那样的话，负责守门的保安会来询问他。他站在街对面的树下，双眼直直地望着从那扇大门进进出出的人们。正是上班的时间，从院里只出来了几辆小车，之后就再也没有车出来了，好像里面并没有住着很多人。接着，从里面出来的都是上学的孩子，还有拎着菜篮子的保姆。皮贵觉得这市委大院也并不神秘，除了房子和绿化好一些外，和其



他单位的宿舍区并无两样。当然，也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这里的保安多一些，足足有一个班的样子。

大门右侧的台阶边有一个卖雪糕的小伙子，他守着雪糕箱，眼巴巴地盯着从大院出来的人，希望有人能来买他的雪糕。皮贵觉得这个卖雪糕的人脑筋一点儿也不开窍，首先，虽说是夏天，但一大早的，有谁会想吃雪糕呢？另外，这里是条僻静的小街，在上班时间从市委大院里还会走出些人来，可这时间一过，整条街上就行人稀少了，要卖雪糕的话，往东两百米就是条繁华的大街，那里的路口才是卖雪糕的好地方呢。

皮贵一边在心里嘀咕着对面那人的愚笨，一边并没放松对大门口的关注。进出的人已经很少了，不过这样也好，要是小雪这时候出来的话，皮贵一眼就能分辨出来。上午十点，一辆邮车停在了大院门口，一个保安从车上接下了一大包邮件，然后邮车驶远，大院门口显得更加空荡。

皮贵已站得双腿发僵了，便跨过街去，和卖雪糕的小伙子闲聊。

皮贵问：“你怎么在这里卖雪糕？”

小伙子抬头看了他一眼：“你管得着吗？”

皮贵连忙说：“我没有干涉你的意思，我只是觉得这里人少不好卖东西。”

小伙子说：“大街上人是多，可去那里会被城管赶的。”

这话实在。皮贵叹了口气又问：“你多大了？看样子该是中学生吧。”

小伙子说：“十七岁了，家里穷，没法读书了，出来给家里挣点钱。”

皮贵心里一动，想起了自己当初的经历，便掏出钱来，买了一个雪糕。刚转身要走，小伙子说：“你在对面站一上午了，是在等人吧？”皮贵心里一慌，喉咙里“嗯嗯”应付了两声，也没多作解释，便拿着雪糕跨过街去了。

大院门口进出的人几乎已经绝迹，可皮贵仍继续等待，他有的是信

心。卖雪糕的小伙子和他一样有耐心，还时不时地掏出手机来，贴在耳边说话，显得很忙碌似的。

还未到中午，皮贵已饿得发慌。从殡仪馆到这里得转两次公交车，皮贵一大早出发，连早饭也没顾上吃，加上昨夜加班做事，到这时顿感体力不支。幸好这街边就有一家小面馆，皮贵走了进去，在靠窗的桌边坐下，从这里仍可以看见斜对面的大院大门。

还没到午餐时间，皮贵是店里唯一的食客。老板娘说：“吃面条，你得等一等，水还没烧开呢。”皮贵说：“没关系，我不急。”

老板娘提着壶过来给他倒了杯茶，然后说：“嗯，这里有股什么味儿呢，你是卖鱼的吧？”皮贵心里“咯噔”一声，然后没好气地说：“什么卖鱼的！有气味是你这里卫生不好。”

老板娘“哦哦”两声后进厨房去了。皮贵心里犯疑，我身上有气味吗？不太可能。今天是来见小雪，他早晨五点钟从遗体整容室出来后，便去淋浴房冲了澡，还换了干净的衬衣、长裤，只差没给身上喷香水了。可是男人用那个东西，不是太女气了吗。无论如何，他身上不会有气味，只会是厨房的垃圾让老板娘的嗅觉产生了误会。

皮贵心里安定下来，转头看店里的电视。电视画面上，《城市报道》的女主持人正在播报新闻。这主持人叫燕娜，皮贵在中学时就喜欢看她的节目。那时，她还是一个二十出头的漂亮女孩儿，现在已是丰腴盈盈的女人了。此刻，她正在播一条新闻，还穿插有现场画面，说是昨天发生了一起车祸，在出城不远的高速公路上，两车追尾，三人重伤，一人当场死亡。

皮贵叹了口气，知道那血肉模糊的死者又要躺到他的整容间来了。为这，他并不心烦，谁叫他选了份永远干不完的工作呢。